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专题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 的理论与实践特性^{*}

——以玻利维亚为例

袁东振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引起国际学界极大关注。“社群社会主义”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重要思想主张，也是其重要的实践探索，其核心价值理念是所谓“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思想既源于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也吸收了拉美地区各种反新自由主义思想，还受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其主要特征是对全球化和西方模式的批判、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无限制的资本扩张、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及积极的实践探索。“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正义，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构建“生产型发展模式”，尊重传统价值和思想，重建多民族国家，实现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鉴于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社群社会主义”有重大理论缺陷，实践前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从长远看，其社会和民众基础较深厚，仍有新的成长空间，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关键词：拉美 21世纪社会主义 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美好生活 莫拉莱斯

作者简介：袁东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美洲加勒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6)02-0001-18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项目编号: 15BGJ041)的阶段性成果。

最近一个时期,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家执政党为代表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引起国内外学界极大关注。本文拟在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性做初步研究,探寻其未来前景,为世界和拉美地区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若干新素材。

一 关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含义与范围的界定

2004年年底和2005年年初,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宣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继而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查韦斯的理念和主张得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拉美左翼执政党积极响应,“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随即也从委内瑞拉扩展到这些国家,影响力不断扩大。除古巴共产党外,拉美地区目前至少还有5个执政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或目标,其中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和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社群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的“劳工社会主义”,智利社会党也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充分体现”。^①最近几年,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执政党频繁使用“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概念。^②在上述6国中,古巴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委内瑞拉把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写入宪法;其他4个国家的执政党虽提出社会主义口号或目标,但既没能将其写进宪法,也没有将其列入国家发展规划。

鉴于拉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差异性,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含义和范畴便有了不同界定。有人把上述拉美6国执政党的社会主义都界定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也有人仅将其界定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3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探索,因为这3国的社会主义在思想和实践探索方面有较多共性,与古巴、巴西以及智利3国执政党的社会主义主张有较大差异。为了论述的便利,本文倾向于采用第二种界定。

“社群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重

^① 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Principios e Identidad del Partido Socialista”, Escrito por l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Organización, Santiago, 16 a 18 de agosto de 2002. <http://www.socialismo-chileno.org/PS/index.php?option>. [2016-02-20]

^② 徐世澄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和趋势》,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11期,第24页。

要思想主张，也是其重要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渐丰富的过程。2002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在《我们的思想原则》中，明确提出“社群社会主义”是党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①。2005年12月该党在大选中获胜，随即成为执政党。2006年1月该党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宣布要在玻利维亚建设“社群社会主义”，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2010年以后玻利维亚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又提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主张，强调美好生活是“社群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大地丰富了“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2015年1月，该党重要理论家、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Álvaro García Linera）又提出“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强调历史传统与现实目标的融合。由此，玻利维亚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入新的阶段。在实践中，玻利维亚执政党领导人经常将上述三个词汇交互使用。因此，在本文中，“社群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三个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 “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具有本土性、多元性和现实性特点，具体地说，其主要理论渊源包括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各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

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特别是玻利维亚印第安的传统文化和宇宙观，是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认为，“宇宙与地球是一体的，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玻利维亚社会是建立在平等和民主基础上的。当时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男女众生和谐共存；社会生产为共同利益服务；互惠互利的经济原则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创造社会财富；得益于食物的合理分配，老人和孤儿可以衣食无忧；个人利益服从于社群利益”。^② 印第安人的上述传统文明和价值观成为“社群社会主义”的最重

^① “Instrumentos Políticos por la Soberanía de los Pueblos (IPSP) –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 : Nuestros Principios Ideológicos”, Aprobado en el III Congreso Departamental, Cochabamba, noviembre 2002. <http://www.mas-ipsp.bo/index.php/quienes-somos/historia>. [2016-02-01]

^② 范蕾《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6页。

要思想来源,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平等、互惠与和谐社会,社会生产服务于社群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社群利益等源于印第安传统的观念和价值观,成为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原则。^①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推动下,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传统价值观念(如不懒惰、不撒谎、不偷盗、美好生活、和谐生活、不犯罪、举止得当、崇高生活等)成为国家的道德准则^②,被作为构建多元社会和国家建设的道德准则。

(二)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阿尔瓦罗·加西亚是该国“社群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主要阐释者,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受到坎特、黑格尔、葛兰西、尼采等人思想的熏陶,也受到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思想的影响。他经常引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言语和观点来论述玻利维亚经济问题,用马克思的思想解释资本主义,用卢森堡的思想解释新自由主义,用列宁的思想来阐释玻利维亚当前的经济进程。他认为玻利维亚处于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和社群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中,声称“愿意用列宁主义的概念解释玻利维亚向社会主义和社群制度的过渡”。^③虽然玻利维亚执政党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或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莫拉莱斯本人也逃避阶级间的分歧^④,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 各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后果,加重了固有的各种社会难题,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拉美社会各界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思想,特别是批判其放松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低于市场价值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放松对战略资源的控制、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等具体政策。玻利维亚“争取社

^① 齐萌《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研究文选(2012—2013)》,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625/c365100-21967078-3.html>。[2016-02-20]

^② Congreso Nacional,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Artículo 8, octubre 2008. <http://aceproject.org/ero-en/regions/americas/BO/constitucion/nueva-constitucion-politica-del-estado-de-bolivia/view>。[2016-04-20]

^③ Redacción Central, “Bolivia Transita hacia Economía Socialista”, en *Los Tiempos*, 4 de abril de 2014. <http://www.lostiempos.com/diario/actualidad/>。[2015-12-01]

^④ 詹姆斯·彼得拉斯《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第14页。

会主义运动”党为充分利用玻利维亚民众和社会运动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口号。“社群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主张是否定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和政策，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消除其消极后果，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四）古巴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

长期以来，古巴不仅是拉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该地区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大本营”，是拉美地区各种“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领袖和支持者，对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拉美左翼有较大影响。拉美地区另一位社会主义的重要旗手是查韦斯。作为拉美激进左翼的代表，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期间，查韦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实施当代拉美最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使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以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摆脱对外依附。卡斯特罗和查韦斯是莫拉莱斯的精神导师，在这两人影响下，莫拉莱斯提出要走“印第安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群社会主义”，并在执政后采取类似的政策和措施。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后，玻利维亚与古巴、委内瑞拉结成“反新自由主义阵营”和拉美“正义轴心”，加入古委两国倡议创建的“美洲玻利瓦尔选择”（2009年6月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简称ALBA）。毫无疑问，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莫拉莱斯和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充分吸收本国印第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汲取了各种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分，接受了古巴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莫拉莱斯及其“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从玻利维亚多民族、多文化、土著人占人口多数、社会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普遍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主张，形成涵盖自由、尊严、平等、互助、团结、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文化多样性等内容的价值体系，提出要建立以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建设人人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等现实目标。

三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玻利维亚“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和对外关系多个方面，其核心理念是“美好生活”。

（一）“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一些文献（包括党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党章”）、政府的执政纲领以及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讲话^①都对“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各种表述。尽管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容类似。从上述文献看，“社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多个方面，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实现社会正义。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一切生命形式平衡共存，承认以人为本和人类权利的普遍原则；保障充足的粮食供给，建立有效的医疗服务和没有歧视的教育体制；保护被掠夺者和被边缘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捍卫中产阶级的权益要求，使其潜力得到发挥、生产能力得到发展；改变造成饥饿、贫苦和苦难的内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歧视。

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实现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共识、尊重和认同，消除贫困、苦难和歧视；发展能将政府和一切社会部门联系起来的、具有社会和经济内涵的参与式民主；关注在旧的发展模式下被忽视和边缘化的贫困地区的发展进程；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主张人与自然，社群、家庭和自然之间的本源认同与平衡。

构建“生产型发展模式”。这个新经济社会模式包含以下4个支柱：合理开发国家资源，有效管控国民经济，减少贫困与改善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平等。具体手段有：通过对能源和生产性行业的国有化，实现对国家资源的更有效开发；通过调控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和商业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通过增加工资和发放购物券等转移支付政策，推动减贫和收入再分配；通过“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②

尊重传统价值和思想。每个民族、人民和国家无论其政府组织形式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如何，都有其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千百年来形成的智慧，应继承和发扬原住民文明和价值的革命英雄思想；纪念为维护在玻利维亚根植已久的土著文化的独立性和久远价值而斗争的英雄，重拾祖先的骄

^① 路易斯·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 《社群社会主义：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回应》，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57-62页。

^② 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总结经济施政纲领，强调玻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实际举措》。http://bo.mofcom.gov.cn/. [2014-12-14]

傲与智慧，树立自尊，克服几个世纪的内部殖民主义和外部殖民主义造成的自卑。

重建多民族国家。把玻利维亚建设成为多民族、多文化互相尊重、和谐共存的国家，消除社会排斥，弘扬社群社会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和土地等是“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社群、工会和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应受到政府制度的保护；主张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加强团结。莫拉莱斯认为，“我们可能会有分歧，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团结”，因为“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我们就很难前进”。^①

实现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建立“拉美大祖国”，团结各国人民的力量摆脱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集团的压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强调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团结为实现自主决定的主权国家的自由、正义和解放而斗争的武装力量和社会运动。

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抵制各种干涉行为和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反对左右玻利维亚人民意志、控制民族国家及其财富命运的企图；谴责霸权国家的军备竞赛，认为其强大的破坏性将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渗透和企图，反对和谴责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军事主义和黩武主义，声援为自由、正义、建立主权国家而斗争的力量和运动。^②

（二）“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1. “美好生活”的基本含义

“美好生活”（Vivir Bien）既是“社群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是对“社群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最近几年莫拉莱斯等人频繁使用“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加西亚甚至将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③。

“美好生活”是玻利维亚印第安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好生活”的说法起源于玻利维亚所在的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人部族语言（例如在玻利维亚居多数

^① “Evo Morales Propuso un Nuevo Socialismo para Vivir Bien”. <http://viacampesina.org/es/index>. [2015-12-28]

^② 范蕾 《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7页。

^③ Álvaro García Linera, *Socialismo Comunitario del Vivir Bien*, Discurso del Vicepresidente Álvaro García Linera en el Acto de Posesión Presidencial, 22 de enero de 2015. <http://www.periodicodelbiencomun.com/propuestas-proyectos/socialismo-comunitario-del-buen-vivir-bolivia/>. [2016-02-20]

的印第安艾玛拉族和克丘亚族的语言中都有该词语),具有印第安文化的深刻印记。所有人、所有事物的和谐共存和平衡互补,是实现圆满、美好生活的条件。而作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美好生活”,其内容已完全超越西班牙语中“美好生活”的字面含义,而是包含了多民族、自治、集体形式和共同体所有土地、对共同体经济原则和历史制度的承认等概念的多重内涵。^①

“美好生活”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认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以美好生活为基础,其特点是“美好生活”而不是“最好的生活”,是共享而不是竞争,不是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求与地球和谐共处的社会主义,是以尊严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②

“美好生活”是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在莫拉莱斯及执政党主导下,玻利维亚将“美好生活”理念用印第安语言的原词形式写入新宪法,作为全社会的道德准则。2009年生效的新宪法规定,“在所有人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在以自主、尊严、互补、团结、和谐,以及分配和社会生产再分配平等原则下,追求美好生活至关重要”^③，“美好生活”是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准则”^④，“为了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消灭贫困和社会与经济排斥”^⑤。

2.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含义

如前所述,最近几年莫拉莱斯等人频繁使用“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概念,“社群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2014年玻利维亚外交部部长戴维·乔克万卡(David Choquehuanca)对“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特性做了细致解读,提出了其内在的身份特征、美好生活、均衡和宇宙价值4个特征。^⑥

印第安民族的身份特征(Identidad)。乔克万卡指出,在外来的欧洲人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均衡地生活在这个大陆,没有把我们分开的边界,我们是

① 范蕾《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载袁东振、杨建民等著《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0页。

② “Evo Morales Propuso un Nuevo Socialismo para Vivir Bien”. <http://viacampesina.org/es/index>. [2014-10-12]

③ Congreso Nacional,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Preámbulo, octubre 2008.

④ Congreso Nacional,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Artículo 8, octubre 2008.

⑤ Congreso Nacional, *Nuev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l Estado*, Artículo 313, octubre 2008.

⑥ “Equipo de Comunicación de la CLOC/Vía Campesina: El Vivir Bien un Socialismo por la Vida”. <http://www.semanariovoz.com/2014/09/10/>. [2015-12-20]

一个整体；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我们不是罗马人或拉丁人，我们为希望、团结、和谐而劳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我们被分裂，我们的大陆被肢解，开始有了利己主义。为了重新回到均衡、互补和共识的道路，为了回归本来的身份特征，我们必须为团结而努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身份特征是我们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基石，因为我们不仅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我们不仅关心人类自身，我们还准备建设新的生活。

“美好生活”的原则。“美好生活”包括很多方面。乔克万卡认为，“美好生活”不仅包括民主的深化，而且超越了多数民主的范畴；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不仅仅需要多数人的统治，而是需要所有人的统治。民主中存在“服从”这个词汇，即多数人让少数人服从，或者少数人被迫服从多数人。服从他人不是美好生活，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协商一致来进行决策，我们必须负责任地解决分歧。玻利维亚驻 77 国集团代表罗加（Cristel Roca）曾对“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中的“美好生活”做出解释，认为是指尊重自然资源、尊重环境、尊重地球母亲、尊重发展；强调“国内生产总值不重要，福利的积累才重要”。^①

均衡性（Equilibrio）。均衡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均衡的社会，为美好生活而斗争就是为均衡生活而斗争。乔克万卡强调，为了寻求均衡，我们必须捍卫人民的尊严，我们必须为属于被赋予社会的身份特征而工作。我们不仅为人权、为尊严、为均衡、为共识、为身份特征而奋斗，还要为宇宙权利而奋斗，要捍卫“地球母亲”的权利。

宇宙价值观（Cosmo - Ser）。乔克万卡指出，我们希望重回我们的传统，重回我们具有身份特征的均衡之路、互补之路和共识之路；我们高度评价我们的起源，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化和音乐。我们不仅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资源，还要恢复我们的哲学、美食，恢复我们那些被拒绝和遭鄙视的一切。乔克万卡强调，这一恢复的任务要从土著人开始。

四 “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特性

对全球化和西方模式的批判、替代资本主义模式、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

^① “G77 Debatiré Reforma de la ONU; García Plantea Otra Globalización”. <http://www.la-razon.com/index>. [2015-10-08]

无限制的资本扩张、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是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特性。

(一) 批判性

批判全球化和西方模式、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国家无限制的资本扩张是其重要理论特性。“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认为，“500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照搬和抄袭西方发展模式，是造成贫困、剥削等问题的根源”；“发达国家是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又使这种失衡日益严重”。^①“社群社会主义”的批判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批判资本主义。莫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种希望，而且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愿意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希望。他重申，“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不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危机”。加西亚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变成了“掠夺性资本主义”，通过对公共空间、生态、水源、祖先的知识、森林和自然资源的占领实现积累，而通过征收公共财富并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这种积累就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加西亚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负责任的死亡和贫困，并以玻利维亚为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群社会主义”的区别。他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建立“真正的和谐国家”（Estado Orgánico Real），而是“朋党国家”（Estado de Camarilla），少数部门和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政治，对被排斥的土著人、劳动者和妇女毫不关心。他认为，这是“次等国家”（Estado de Pacotilla）和“表面国家”（Estado Aparente），没有努力去代表或关注所有人。与此相反，“社群社会主义”是要建立代表所有人的“真正国家”（Estado Real）。他指出，“社群社会主义”（它也可以有其他名称）建立在社区以及与资本主义斗争了500年的土著人民潜力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莫拉莱斯总统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批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严重破坏地球环境，发达国家应当依靠技术手段偿还生态债务；如果人类继续沿资本主义道路无节制地发展经济，其结果必将是自取灭亡。^②

2. 批判新自由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认为，新自由主义彻底暴露了国家政治的种种丑恶面：腐败、只顾捞钱却游手好闲、对民众要求置若

^① 范蕾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载袁东振、杨建民等著 《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25页。

^② 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莫拉莱斯总统在巴黎气变大会上批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http://bo.mofcom.gov.cn/. [2015-12-02]

罔闻的立法机构；服务于跨国资本利益的行政机构；盲从于政府命令，无法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司法机构。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本质时，加西亚同意社会理论家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基本特征是剥削农民，强占社区资源，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把生态等同于知识产权，把自然界商品化”。他指出，认识这些问题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志”。他以玻利维亚为例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多年统治后，2005年工会、农民、土著人等联合把一个土著人莫拉莱斯推上总统职位，因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是有裂痕的”。^①

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2014年4月在法国一个叫“马克思空间”（Espacios Marx）的组织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加西亚对欧洲政治力量对比状况作了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尽管如此，但他确信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他在2014年圣保罗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15年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拉美“还是圣经，但现在正被丢弃”，新自由主义和对它的信仰在拉美地区不断扩大的斗争和反抗面前已经坍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② 谈论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像说一件过时的东西，“就好像在说侏罗纪公园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过时的东西，我们正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③。

（二）替代性

替代性是“社群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特征，而替代资本主义和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自然成为其基本理论主张。

1. “社群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方案。莫拉莱斯号召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团结起来，寻求应对资本主义的方案，制定解救地球的新议程，制定新的生活规则。他提出，新世纪应该成为人民的世纪，没有等级，没有寡头统治，没有君主制度，是一个各国人民平等的时代。加西亚于2013年在玻利维亚召开的“反帝峰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开创“社群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认为

^① VP Boliviano, “El Neoliberalismo No Es Invencible, Tiene Fisuras”. <http://www.contrainjerencia.com>. [2015-11-08]

^② “Vice Presidente Inaugura Foro de Sao Paulo y Compara el Neoliberalismo con un ‘Arcaísmo’”. <http://www.la-razon.com/index>. [2015-10-15]

^③ “El Jurídico Neoliberal Quedó Atrás”. <http://www.informa-tico.com/29-08-2014/>. [2015-10-22]

资本主义是慢性自杀，如果能产生利润，它就有能力进行杀戮和毁灭，资本主义不在乎森林的消失，只在乎获取财富。他认为，玻利维亚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前景的新希望，这种前景就是社群社会主义，是印第安和农民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在殖民地时期遭到剥夺，现在又重新回归。他强调，社会主义方案的国际主义新特点给美国带来了不快，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全世界，因为敌人是共同的，所以我们要团结”。^① 他还在多个场合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就应该建设“社群社会主义”，用“社群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②

2.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代之以“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莫拉莱斯等人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尖锐和深刻的批评，认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共同的，是由新自由主义促进和推动的，它的表现是脱离常规的，是地球上所有罪恶的集大成者；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拉美造成损害，是寡头集团用于扩大不平等、维持拉美国家贫困现象的工具和手段。因此，莫拉莱斯主张开展系统的反全球化行动，抵制和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已变成“自由贸易的专制”和“自由市场的专制”，成为罪恶的新表现；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日益贫困化的人口遭受巨大痛苦，还意味着因气候变化导致世界的毁灭；全球化允许北方国家的大公司通过把南方国家的稀缺资源资本化的手段而成为主人。^③ 他指出，贫穷国家和中小企业无力与跨国企业竞争，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变成帝国主义的邪恶标志，目的是掠夺拉美的自然资源。莫拉莱斯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主张人民贸易协定，而非自由贸易协定，赞成“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所倡导的互补政策和公平贸易政策。

2014年5月在玻利维亚召开的77国集团峰会上，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表示，希望峰会成为通向新的全球化的一种途径。他指出，所谓新的全球化是一种前景广阔和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全球化，它应由被世界列强所认为的“边缘国家”来设计。当前的世界以市场为中心联系起来，具有垂直的体系，

^① Cumbre Antiimperialista, “García Linera Propuso un Mundo sin Capitalismo ni Imperialismo”. <http://www.telam.com.ar/notas/201307/27089>. [2014-12-08]

^② Nelson Peredo, “García Linera: Para Vencer al Imperio Debemos Construir 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 en *Los Tiempos Digital*, 31 de julio de 2013. <http://www.lostiempos.com/diario/actualidad/nacional/>. [2014-12-08]

^③ Carlos Malamud, *Populismos Latinoamericanos, los Tópicos de Ayer, de Hoy y de Siempre*, Edición Nobel, 2010, p. 253.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现代世界体系不是水平的舞台而是垂直的舞台，各国不是以兄弟般友好的方式、和谐和均衡的方式联系和交流的”，这种现代世界体系的“现实是虚伪和耸人听闻的”。加西亚认为，在这个垂直的舞台上，存在着世界化或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较大影响力、统治力和决策能力较强的国家，还存在着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以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这些边缘国家是征服、控制的目标，是向“世界中心”输送初级产品的来源地。为此，他号召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要充分考虑所谓边缘人民，考虑那些拥有传统、农民和手工业经济的国家的话语权、需求、希望和能力，他号召学者们探讨实现新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①

（三）民族主义

无论是莫拉莱斯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政党以及党的思想体系、政治理念、斗争策略、组织形式和群众基础，都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既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缺乏历史联系，也与本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缺乏承继关系。^②莫拉莱斯等人强调“社群社会主义”的民族特性，重申本国“社群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莫拉莱斯强调，社会主义根植于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所谓“社群”主要是指印第安人社会群体，从印第安村社发展而来。莫拉莱斯认为，本国印第安农民社群里就存在社会主义，其所倡导的“印第安社会主义”或“社群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民族特性。

莫拉莱斯等人强调“社群社会主义”的本土性质。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有不同流派、不同建设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一方面，莫拉莱斯等人虽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词汇，但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莫拉莱斯等人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社群社会主义”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又与资本主义有所区别。从总体上看，“社群社会主义”是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理念和思想，是玻利维亚的“土特产”。^③虽然莫拉莱斯与古巴及委内瑞拉结盟并得到查韦斯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他一直强调“社群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莫拉莱斯多次公开发表

^① “G77 Debatirá Reforma de la ONU”, “García Plantea otra Globalización”. <http://www.la-razon.com/index>. [2015-12-10]

^② 袁东振《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基本特征与主要趋势》，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页。

^③ 齐萌《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研究文选（2012—2013）》，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625/c365100-21967078-3.html>. [2016-02-20]

示，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同查韦斯的社会主义不一样”，“我们也不是卡斯特罗主义者”。

（四）历史性

玻利维亚执政党领导人认为，“社群社会主义”是关于玻利维亚未来前景的选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西亚认为，玻利维亚政府所推动的“社群社会主义”是一种未来，是一种在当代必须建立的社会类型，是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野蛮、苦难和毁灭相对立的发展前景。^①他认为，当今世界充满不公平和过度不平等，因此“社群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公正、平等和美好生活的社会。在2013年“反帝峰会”上，他明确提出玻利维亚的最终目标是“社群社会主义”，并强调建设新社会的方式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

加西亚承认建设“社群社会主义”既是一种需要，又是长期的过程。他表示，“不知道这一进程会持续多久，也不清楚会遇到怎样的和多少艰难险阻，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路无异于自杀，那就是宣布自然和人类的消亡。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们有义务建设一个社群社会主义。”他认为“社群社会主义”的进程将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其巩固将取决于穷人、中间阶层以及社会所有部门的斗争。加西亚认为，在玻利维亚，资本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和联系是以“多民族国家”^②的形式来实现的，它有两个基本支柱，一个是土著农民社区，另一个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他认为，这两个支柱应该在保证向“社群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基础上，将所有社会部门、中间阶层、企业家等团结起来。

（五）革命与民主

“社群社会主义”同时带有革命与民主的特性。加西亚认为，革命的方法是建立民主。他从纯粹的政治理论出发来观察现实社会，提出“没有希望和没有信仰的民主是失败的民主，是僵化和停滞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根本不是民主”。^③他认为，我们需要恢复“民主的概念”，拉美左翼一直维

^① “El Vicepresidente, Álvaro García Linera, Explica las Bases del Socialismo Comunitario”. <http://bloguerosrevolucion.ning.com/profiles/blogs/>. [2015-12-21]

^② 2009年3月，莫拉莱斯总统签署最高法令，将原国名“玻利维亚共和国”改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体现其独特的多民族国家特性。

^③ “El Vicepresidente de Bolivia Imparte una Lección Magistral a los Dirigentes de la Izquierda Europea”. <http://www.publico.es/internacional/489157/>. [2014-12-08]

护民主、正义、平等和参与的旗帜；我们必须放弃“体制的概念”（concepción institucional），因为民主超越了体制，民主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议会，民主是一种价值，是认识世界的组织原则，是容忍、多元化、观点自由。他还强调，民主是实践，是集体的行动，是对公共管理日益增长的参与；如果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就有了民主。他认为，在拉美“建立民主是革命的方法”，“我们已经丢弃陈旧的民主，拉美地区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胜利，丰富了过渡和民主的含义，民主被理解为参与、激进化和社区”。^①

五 “社群社会主义”的实践特性

“社群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的理念和主张，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从本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出发，创建了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多元经济模式，构建了多民族国家政治模式，建立了保障印第安群体权益的社会模式，发掘出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社会价值，构建了新的对外关系格局。

左翼执政党灵活践行“社群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执政党推动下，新宪法的诸多条款都贯彻了“社群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将玻利维亚确定为“保障多民族社群权利、自由、独立、主权、民主、多元文化、非集中化、有自治权的社会统一的国家”，“民主、参与式、代议制和社群的政府形式”等。新宪法按照“社群社会主义”的原则，极大地扩展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印第安土著民族的权利。此外，新宪法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体制的规定，无不体现了“社群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念。然而，新宪法却回避了“社会主义”的表述，代之以印第安传统中的社区、社群、美好生活等得到各社会阶层认同的表述方式。同时，在执政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或动员中，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旗帜和口号。这样，社会主义的主张既得到广大社会群体的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又避免了反对派的怀疑，减少了执政阻力。“社群社会主义”的实践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构建体现多民族特色的政治体制。从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口占60%以上的

^① “Vicepresidente Inaugura Foro de Sao Paulo y Compara el Neoliberalismo con un ‘Arcaísmo’”.
<http://www.la-razon.com/index>. [2014-11-18]

国情出发,“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致力于构建以印第安传统为基础和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2009年将国家改名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并把体现多民族特征的印第安人美好生活、社区传统、传统戒条写入新宪法,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新宪法对原宪法做了上百处修改,增加了构建新政治体制的内容,政府承担更多义务,保护在传统上受排斥的印第安人的权利^①;规定建立四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机构外,还建立第四种国家权力机构,即多民族选举机构;建立多民族立法大会,并规定后续立法以及宪法的修订需由土著人全权制宪会议进行。

建立保障印第安群体权益的社会模式,加大对特殊群体的救助和劳动阶层的保护。莫拉莱斯政府在加大救助特殊贫困群体的同时,为学生和孕妇等提供助学金和社会津贴,扶持贫困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等特殊群体。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和实习计划以及提供小额信贷等方式,推动扩大就业。政府每年与全国总工会协商确定工资增幅,确保工资增长水平高于通货膨胀率,2005—2015年全国最低月工资增长了3.8倍。2014年,莫拉莱斯签署最高法令,规定凡是经济增长超过4.5%的年份,年底须向劳动者发放3倍月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支出。政府与全国总工会进行年度协商,并以颁布最高法令的形式强制提高工资收入。保护脆弱群体和劳工阶层,提高其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以实现有效减贫。2000—2012年玻利维亚贫困率下降32个百分点,降幅居拉美国家首位,赤贫率从2005年的36.7%降至2013年的18.8%。^②政府加大惠民措施力度,把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各种权利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采取切实措施,关注贫困和边缘阶层利益,为老幼妇孺孕等弱势群体提供生活补助。

发掘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社会价值,加强社会凝聚力。印第安民族文化在玻利维亚有广泛的社会认同:除占总人口60%的印第安人外,占总人口30%的印欧混血种人有很大一部分人也承认其土著文化根源,视印第安人为自己身份的根基。印欧混血人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包括公务员、教师、自由职业者、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小企业主和农民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把

^① 玻利维亚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身份认证计划”,使占人口大多数、政治上长期受排斥的印第安人获得选举权,推动了其开始争取自身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的斗争,这是莫拉莱斯塑造新政治模式的基础。参见路易斯·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社群社会主义: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回应》,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57—62页。

^② 姜涵《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5期,第72页。

印第安文明和文化价值观作为新社会模式的道德根基，积极推行“民主文化革命”，强调尊重全社会的文化共识，如天主教官方宗教的地位，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主张捍卫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尊重和认可多民族文化权利，构建和扩大印第安文化的价值观，发掘传统印第安文化在构建“社群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建设“美好生活”。玻利维亚执政党提出建设“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后，把美好生活解释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加强生态保护，共享、尊严和平等；认为“社群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民和社群”，社群社会主义为社群集体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特权；它顾及共同利益而非个人所得。“社群社会主义不仅顾及人，也将自然和多样化融入其中。它不再遵循单一的发展主义的模式，不再不惜一切代价实行工业化。我们不相信毫无节制的发展，而是主张人与人、人与地球母亲之间的平衡与互补。”^① 根据“美好生活”理念，在“社群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玻利维亚制定了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将生态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对国内外投资提出了更严格的环保要求。

六 “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实践前景

“社群社会主义”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削弱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也加大了其实践前景的风险性。首先，“社群社会主义”过分依赖和突出领袖个人的思想和作用，忽视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原则应该包含在党的领袖埃沃·莫拉莱斯的思想中。^② 党过度依赖领袖个人，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扩大党的影响力，但从长远看势必造成对党的理论建设的忽视，可能对党的事业造成潜在风险。其次，没有明确地确定党在“社群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或核心地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不是组织严密的政党，而是具有社会运动的明显特点。该党党章规定，党是民主的和参与性的民主力量，承认和遵守宪法，遵从现存体制，党是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力量，但很少

^① 路易斯·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 《社群社会主义：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回应》，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62页。

^② Estatuto Orgánico del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 Instrumento Político por la Soberanía de los Pueblos (MAS – IPSP), 2012. <https://zh.scribd.com/doc/112304655/Estatuto-Organico-del-MAS-IPSP>. [2016-01-28]

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实践证明,在现存政治制度下,玻利维亚执政党无法将体现“社群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的“村社所有制”“村社司法”等内容写入宪法,更难以将其列入国家改革日程,从而严重制约了“社群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致使执政党内部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存在争论,不利于发挥党在“社群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领导作用。最后,“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加大了其实践前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仍有进一步成长空间,仍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首先,“社群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依然深厚。玻利维亚长期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分化、社会矛盾、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现象一直很严重。近年来虽在减贫、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推进边缘群体参与国家发展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远未达到理想状态,要求变革的力量不断增长,“社群社会主义”的发展仍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其次,“社群社会主义”的主张仍有较大号召力。“社群社会主义”的主张特别是其鲜明的施政目标体现了广大印第安群体的利益和诉求,激发了这些长期“被排斥”群体实现自我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自信。执政党的理念和主张不仅得到印第安原住民支持,也得到印欧混血群体认可。最后,“社群社会主义”仍有进一步成长空间。目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地位相对稳固。反对派虽控制了一些省市级政府,对执政党形成一定掣肘,但由于力量分散,短期内缺乏取代执政党的能力。只要现执政党地位稳固,“社群社会主义”就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即使莫拉莱斯不能再次连选连任,抑或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失去执政地位,莫拉莱斯本人和该党仍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社群社会主义”主张也仍将继续保持重要影响力。

(责任编辑 刘维广)

Abstracts

- 1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 Analysis Based on Bolivia's Experience
Yuan Dongzhen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 number of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adopted socialist programs and constructed the so-called "21st Century Socialism" in their countries. In Bolivia, the Morales government regards the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As one of the major socialist thoughts in the region, it centers on "el vivir bien" or "the good life" and pursues social justice. It is regarded as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indigenous values, anti-neoliberalism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draws ideas from socialist experiences in Cuba and Venezuela. Critical of global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t seeks to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mode as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ccording to it, Bolivia will develop a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ased on common sense and a productive economy. As a newly born ideological thinking, the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is still restricted by theoretical defects, which has brought many uncertainties to its prospect. But, as a product of Bolivia's social conditions, it reflects the essential demand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which enables it to produc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country.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21st Century Socialism, Bolivia,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the good life, Morales

- 19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Zhang Huiling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millennium, tens of leftist parties have gained ruling power by winning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major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Brazil, Venezuela and Argentina.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political axis of the region has moved towards the left. In the past decade, regional countries witnessed a strong economic growth and a remarkable social development. Recently, due to increasing downward economic pressure, leftist governments were facing challenges from widespread discontent. Intensify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rising election pressure in the region caused major election losses of some leftist ruling parti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leftist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had not yet found an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The capitalist system imposed heavy restrictions on their capacity to pus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Regarding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s weak. It also needs to